

油菜花开满地金

刘文艳

“油菜花开满地金”——当我站在德江县合兴镇这片流金的油菜花海前，王阳明的诗句便不由自主地浮上心头。这位明代大儒，曾在贵州龙场悟道，在黔山贵水间讲学，将“知行合一”的种子撒播在这片土地上。几百年后的今天，我站在这片同样属于贵州的土地上，眼前是漫山遍野的金黄，心中是跨越时空的共鸣。那耀眼的金黄，仿佛不是油菜花开，而是这片土地积蓄了数百年的光华，在春天里尽情闪耀。

这是一种怎样的金黄啊！不是零零星星的几簇，也不是羞羞答答的几丛，而是铺天盖地、浩浩荡荡的一大片，漫山遍野，一望无际，仿佛是谁把太阳的光芒收集起来，又大大地把地撒在了这片土地上。我从没见过这般开朗任性、欢快不拘的金黄，它们就那么肆意地开着，从脚下一直铺到山脚，又从山脚爬上坡地，仿佛要攀着高山开到天边，去亲吻那温柔的蔚蓝。

我轻轻地走近它，看清了它俊俏的模样：每一株油菜都有一米多高，笔直的茎秆泛着淡淡的翠绿，顶端擎着密密匝匝的花穗。那些花朵极小，四片薄薄的花瓣，黄得透亮，呈典型的十字形，像蝴蝶的翅膀，在风里微微颤动着。凑近了细看，才发现每朵花儿藏着六根雄蕊——外面两根短的、里面四根长的，围着中间一枚雌蕊，四个绿色的蜜腺旁边，正分泌着花蜜，难怪蜜蜂们嗡嗡地闹着，在花丛里飞来飞去，忙得不可开交。风过处，花浪翻滚，那耀眼的金黄便活了过来，像流动的熔金，像舞动的锦缎。最妙的是那香气，不浓不淡，带着青草的气息，又混着些许蜜糖的甜，在空气里氤氲着，沁入心脾。

站在高处远望，这金黄的底色上，还点缀着多彩的颜色。远处的山峦是青翠的，带着贵州特有的湿润与灵秀；天空是蓝汪汪的，几朵白云懒洋洋地飘着，花海深处，几处白墙黛瓦的房舍若隐若现。

人与自然

花海中纵横交错的几条小路，随性地伸展开去，把这浩瀚的花海切成规整的几块。这人为的条理，非但没有破坏自然的美，反而生出一种秩序井然的韵味来。

沿着小路往花海深处走，便遇见三三两两的游人或者是周边的村民。他们的脚步都慢悠悠的，仿佛被这金色的光景粘住了脚。最热闹的是那些孩子，他们在花间的空地上放风筝，五颜六色的风筝在蓝天上飘着，与地上的金黄相映成趣。有的孩子在花丛中追逐蝴蝶，让我想起杨万里在《宿新市徐公店》里所写：“篱落疏疏一径深，树头花落未成阴。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诗与景，相隔800多年，竟如此严丝合缝地重叠在一起。

不远处，摄影爱好者正专注地捕捉着花海的景观。他们有的蹲在田埂上，镜头对准一朵沾着露珠的油菜花；有的站在高处，支起三脚架，耐心地等待光线最恰到好处的时候；还有的追着蜜蜂飞舞的轨迹，快门声咔嚓作响个不停。一位头发花白的摄影师对我说：“我拍了20多年油菜花，每年都要来这儿。这地方的花海有灵气，怎么拍都拍不够。”

路边，附近的村民摆起了小摊。糖葫芦红艳艳的，雪糕凉丝丝的，炸糕香喷喷的，还有当地特有的糯米馍馍，白胖胖的，冒着热气。卖的人笑呵呵地招呼，买的人吃得心满意足。一位卖馍馍的大婶，脸上的笑容比身后的油菜花还要灿烂，她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赚钱，还能照顾老人孩子，日子比蜜还甜！”看来，这美丽的花，不只是供人观赏，还带来了人流，带来了商机，带来了这满溢的欢喜。

说到商机，不能不提油菜花的经济价值。合兴镇的村民告诉我，油菜是越冬作物，收了油菜籽，还能种一季水稻，土地一点不耽误。油菜浑身是宝：嫩茎叶可作蔬菜食用，清脆爽口，是春季时令佳肴；全株可作畜禽饲料；菜籽榨出的油，黄澄澄、香

喷喷的，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必需品；榨油后的油饼还能还田作肥料，滋养下一季的庄稼。更妙的是，这漫山遍野的花海，花期长、蜜粉充足，是蜜蜂春繁和产蜜的重要来源，油菜花蜜产量高、品质好，更带动了养蜂产业的发展。这金灿灿的花海，其实是老百姓的金饭碗啊！

此时，我又想起王阳明的那首《和董萝石菜花韵》：“油菜花开满地金，鸪声里又春深。田间正苦饥民色，畎亩长怀老圃心。自有牡丹堪富贵，也从蜂蝶漫追寻。年年开落浑闲事，未赏何人共此襟？”在这里，他看见了“满地金”的绚烂，更看见了“饥民色”的疾苦，抒发了“老圃心”的情怀。几百年后，乾隆也写下另外一首《菜花》：“黄萼裳裳绿叶稠，千村欣卜榨新油。爱他生计资民用，不是闲花野草流。”在诗中，他表达了美体现于关乎民生的实用的观点。

杨万里写童趣，王阳明写民生，乾隆写实用——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写油菜花，也写油菜花背后的人间。而今天的我，站在这片王阳明曾经生活、讲学的土地上，忽然和他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连接感。我在这里看到了同样的“满地金”，却看见了



张成林 摄

东北文化的阳光性

林君

东北文化是一种有力度、有厚度、有宽度、有温度的文化，充满了阳光性。

东北文化是一种有力度的文化，具有刚健坚韧的特质。大山耸峙，大河奔流，大地肥沃，大道通衢，还有长期苦寒的地理环境，塑造了东北先民刚健、豪放、粗犷、坚韧的文化性格。从春秋战国开始，东北就是龙吟虎啸之地，从大森林、大草原、大山岭、大平原走出来的东胡、乌桓、鲜卑、契丹、女真、室韦、满洲等族群，多崇武尚勇，彰显了一种带有野性的、粗犷的生命质感。刚健坚韧的文化特质，为东北文化涂上了一层厚重的英雄底色。

东北文化中这种颇具野性和生命质感的英雄底色，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由中国共产党人人为之注入理想信念等红色基因，实现了质的提升，拓展为心系天下、救国救民的使命担当。比如，东北抗联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，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重兵集团关东军，不退缩，不屈服，前仆后继，浴血奋战，涌现出杨靖宇、赵尚志、赵一曼等一批民族脊梁式的人物。他们的凛然正气和伟岸人格，将朴素、粗犷、坚韧的英雄情怀，凝结为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
英雄精神薪火相传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扬光大，又内化为一种无私无畏、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创业创新的集体人格，孕育了北大荒精神、鞍钢精神、大庆精神等。这些精神的共同特征是

灯下漫笔

对信仰秉持坚定信念、对理想执着追求、对新中国建设事业充满热忱。这种精神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建设，发挥了重要的动员、引领、感召作用。

现如今，应深入挖掘、认真梳理、大力弘扬东北文化中这种刚健、坚韧的特质，着力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英雄文化，涵养一种传承刚健有为的精神气场，又不断注入创新发展、开拓开放等新质的文化生态，为东北振兴汇聚磅礴的精神力量。

东北文化是一种有厚度的文化，朴素、朴实、朴拙，别具老子所倡导的“敦兮其若朴，矜兮其若谷，混兮其若浊”的质朴特质，从美学角度讲，带有一种充满张力、内蕴丰富的朴拙之美。

质朴特质源于生活。历史上，在东北先民开垦、开拓的艰辛过程中，繁衍生息在这片蛮荒、苦寒、肥沃土地上的各族群，普遍重视武事、忽略文治，文体活动也多狩猎、摔跤等原始、本真状态的形式，带有明显的“草根”特质。加之古代中原王朝对这一区域的影响力时断时续，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时强时弱，令这里的文化氛围如荒原璞玉，少经斧凿，保留着原生态的质朴自然。

比如汉魏时期辽东公孙氏壁画，唐代桓仁、集安的高句丽壁画，渤海国时期敦化的贞孝公主墓壁画，辽代的墓室壁画等，内容都围绕现实生活，凸显各族群生产、生活的鲜活场景，艺术风格疏朗、简约、粗犷、质朴、厚重，与“匪雕匪琢，乃合具

朴”的朴拙审美取向高度契合，率真而富有神韵。

“闯关东”大潮为东北文化带来融合契机。“闯关东”属于平民阶层的大迁徙，迁徙者带来的是中原质朴无华的大众文化，表现形式为山东快书、河北莲花落等民间曲艺，也带有朴拙的审美特征。两种“草根文化”在黑土地上同质叠加，融合生成东北评书、二人转、小品、大秧歌等曲艺娱乐形式，让东北文化的大众色彩和朴拙之美更加浓厚。又如，辽宁的辽南戏、阜新蒙古剧、黑龙江的龙江剧、吉林的吉剧等，原汁原味、大俗大雅，以口语化、生活化的表演风格，受到大众欢迎。

东北文化是一种带有宽度的文化，具有豁达包容的特质。

一是有气量。东北人为人处世习惯于看大节、不拘于小节，不在细微处纠缠，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，解决起来都很简单。正如东北作家迟子建所言，“东北人很难有过不去的坎儿”，豁达包容的文化特质，为东北社会的和谐稳定注入了黏合剂和稳定剂。

二是有胸怀。东北人往往性格豁达、内心敞亮，说话快言快语、直来直去，做事豪爽仗义、乐于助人。据资料记载，东北的放山人采参时“挖大留小”，相沿成习，方便后来的放山人采挖；结束前也总会把住过的窝棚清理好，将未用完的生活必需品放在里面，供后来的放山人继续使用。

三是有棱角。许多东北人豁达洒脱，但也有原则、有底线、有锋芒。比如近代

不一样的人间。这片土地变了，变得更好、更富、更美；这片土地上盛开的油菜花，年年如期而至，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的变迁，也见证了一个古老民族从苦难走向富足的漫漫征程，而它也用那耀眼的金黄，装点着每个明媚的春天……

这时，县领导也来到此地。他们随意地走在花间小路上，跟游客聊着天，和摆摊的村民拉着家常，还走到一群学摄影的小朋友中间，弯下腰看孩子们拍的照片，夸他们拍得好。他们蹲在摊位前，问生意怎么样，还有什么困难。卖炸糕的大爷说：“现在政策好，路也修好了，来看花的人一年比一年多，日子有奔头哩！”这话让大家脸上都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我站在花海中，久久不愿离去。眼前这金色的海洋，是一幅生态美的画卷，是经济繁荣的象征，是老百姓幸福感的真实写照。你看那油菜花，无忧无虑地开着，蓬蓬勃勃地长着，不正像我们这蒸蒸日上生活吗？你看那来来往往的游人，那摆摊的村民，那放风筝的孩子，那扛着“长枪短炮”的摄影人，那鱼水情深的干部与群众，他们的笑脸，不正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吗？

在莆田荔城区兴化府，无论春夏秋冬，只要日头晴好，纵使不是荔枝成熟的季节，从元妙观三清殿到古街巷，总能看到一大片鲜艳的红瓦红砖。树也不枯，樟树、铁树、小叶榕……绿意印在叶上似的，在红砖古厝间零星点缀。远远望去，一间间古厝如同一枚枚带叶的鲜红荔枝，招摇地邀请你从巷尾品尝到街头。

其中，当之无愧的“第一口”必然是元妙观。1300多年，几经再构，红瓦的重檐歇山顶下，至今仍偷藏着北宋的轮廓。

为什么说是偷藏？因为，兴化府正躲避着时间。大隐隐于市，看似空荡荡的几个开间，转身，竟能瞥见一位故人。高大的石碑替他说话：“道者，体之可以即至神，用之可以挈天地……”拓着《神霄玉清万寿宫诏》的石碑全国现存“唯二”，石头的敦厚遮掩不了笔锋的锐利，铁画银钩，好似赵佶的笔尖正在落墨。从一件件斗拱下走过，耳边传来琅琅书声。不禁揣测，元妙观身后学校中的少年们是否知道，在这古厝里，课本上的宋徽宗已等了一千年。

领略过元妙观三清殿的古意，走不了几步路，便见始建于明的城隍庙轻飘着灰烟。再朝前，穿过仆仆坊的牌匾，大宗伯第也活了400多岁。木柱表皮斑驳开裂，柱心仍竖挺着支撑屋檐，明朝进士陈公望的府邸，拉起的长线上，还挂着陈氏后人的衣裳。几盆三角梅和沿阶草在天井并立，旁侧垫脚的石阶有百年前的碑刻……每一处，都是莆田古兴化府的年轮。

从状元题名的牌匾下进出，你得在大宗伯第门外买一份荔枝肉，在炊烟间和老厝一起呼吸。红色荔枝肉外壳脆爽、汁液酸甜，是莆田人在结果季之外，出于挂念荔枝的杰作。荔枝肉本身不含荔枝，得名是因为形似。就像古厝本没有生命，是因有人而有了生气。

然而，以一人之力，难以衡量草木、建筑的寿数。所以，兴化府古街就成了可供参观的时间展览馆。一条洪武街两侧，留存着莆田年轻的样子——莆田治县于宋，明洪武年间得名兴化府。古城在高楼大厦中溶解，遗留的这一小片，继承了莆田的旧名。再朝下走，红砖红瓦的西式小洋楼，伯棠医院的圆顶玻璃窗弯起眉眼，是兴化府在民国时的一页书签。

一户人家组成了兴化府。拐进巷弄，古民居门前摆着一把藤椅，正午的阳光热腾腾的，头发婆婆摇着蒲扇，问你要不要来几块莆田米糕。如果你是闽南人，断不会拒绝她。从小到老，从泉州、厦门、漳州到莆田，街头巷尾总有骑着自行车的小贩高喊：“茯苓糕、莆田米糕……”米糕，闽南人的心头好，咬上一口，舌尖软软的凉意和脚底地板的踏实感对冲，时间，就夹在这里头。

兴化府街尾的文峰宫，妈祖香火昌盛。莆田人拜妈祖，与别处不同，不是拜神明，而是拜先祖。兴化府大街小巷的人家，往上追溯到宋，保准有祖先与这位娘娘在同一张族谱上。族谱是树枝，时间在莆田的脉络清晰可见，就像兴化府的长街笔直，许许多多巷弄从直线里生长出去，长出了现在的莆田。

走出兴化府，再多走几步路，即到古谯楼。红漆城台上，晨钟暮鼓的日子早已走远。兴化府街区也在行走，只不过，是从上一个春天，走到了这一个春天。

人在旅途

词三首

张文祥

望江南·春日游京城南护城河

春光好，玉带绕城垣。小艇如梭穿细柳，群鱼嬉戏弄漪涟。花映碧波间。

望江南·春风送暖百花盛开

春风暖，桃李竞佳妍。一夜东君催喜雨，百花次第献红颜。唤醒半池莲。

望江南·院中玉兰花开将谢有感而发

春如梦，玉树映帘窗。白羽翻飞留素影，东风拂槛送花仙。相见待明年。

草木里的书卷气

李禹彤

中国人的春天，是从感知那股气开始的。那股气，不是草木生长的蛮力，而是一种优雅而内敛的书卷气。比如，当玉兰在城中掀起现象级的赏花风潮时，我看到的，不仅是人们对自然之美的追求，还有对中式美学的深情回望、深挚追求与深度探讨。

那漫城铺开的洁白与嫣紫，不仅勾勒出春天的宏阔轮廓，更以一树树繁花的震撼，让都市的喧嚣都因此静默。人们纷纷停下匆忙的步履，目光在繁花及其背景间流连，仿佛在进行一场穿越时光的美学朝圣。

古人对这种美的理解是极透彻的。明代彭年赞美玉兰“色与玉同洁，香将兰共芳”，道出了它的风骨与纯粹；文徵明笔

心香一瓣

下的“绰约新妆玉有辉，素娥千队雪成围”，写出了玉兰盛放时那种集群式的、震撼人心的力量感。当这种力量感与现代都市风貌交织，便产生了一种超越时代的视觉冲击力。当你在繁花面前按下快门，记录的是花，也是一种传承已久的中式风度。

玉兰开花，讲究“点位”。我觉得，它似乎不大适合出现在现代玻璃幕墙下，那种冷硬的质感会扼杀它的灵性。它更美的姿态，往往是与一截红墙、几处漏窗相伴。在这样的场景里，洁白的玉兰花瓣缀满枝头，紫色的玉兰花瓣倾泻而下，更容易唤起烙印在中国人基因里的审美感受与文化共鸣。

于是，我独坐在园林的一角，看那一

树白玉兰如何与远处的飞檐勾勒出一幅古典画作。飞檐是灵动的，仿佛在捕捉行云；玉兰是静谧的，它张开花瓣，宛如一只只素雅的小盏，承接春光的洗礼。这正是中式美学中的“相映成趣”。没有黛瓦的厚重，花瓣的轻盈便显得轻浮；没有花枝的舒展，建筑的线条便显得呆板。

这一场视觉盛宴也让我陷入一种关于时间的思考。早樱烂漫，那是春天热烈的词藻；而玉兰，则是春天里稳重的标点。它开得那么笃定、那么沉静、那么温婉、那么干净。这种“亭亭玉立、不染尘埃”的品质，正是中式审美里推崇的特质，也是中国文化里追求的精神。中国文人为何钟情于草木？因为在他们的眼中，草木即是人格。玉兰那股扑面而来的书卷气，其实是人将自己的精

神理想投射到了自然之中。这种书卷气，也为浮躁的现代生活注入一抹从容诗意，让人们在烟火日子里寻得一份安然。

我们现在的赏花，与其说是在看花，不如说是在寻找一种文化的归属感。这些迷人的天然画作，为我们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构建起一处处精神园林。在这里，灵动的笔触与宁静的造景交织，让观者能够在日常的一步一景中感受到美的滋养、体会到隽永的力量。

晨光熹微，幽香在微凉的空气里吐纳，层叠的清气在枝头洞开，愈发衬得那一树玉兰清雅明亮，仿佛它本身就带着光。满城芳菲总有归期，但这份穿越古今的美，早已借由春天的一纸墨香，在心底留下了永恒的印记。



木岩摄